

# 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之探討 —兼論陳誠入晉指揮始末 (民國25年3月至5月)

何智霖

## 摘要

民國25年2月20日，陝北共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假「抗日」之名，傾巢東渡黃河進犯山西。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電請中央速派有力部隊入晉援剿，至5月初，終將來犯共軍擊退。這是民國史上中央軍首度進入山西，因此中央如何化解山西當局長久以來的戒心，使其與中央相互合作，實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本文主要在探討閻錫山請調中央軍的時間及電文內容為何？陳誠入晉指揮的緣由？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剿共策略有何變化？閻錫山對此有何質疑？蔣委員長和陳誠對入晉中央軍之兵力有何不同看法？最後則指出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雖未能達成殲滅共軍於晉西之作戰目的，然能以短短一個半月時間，將共軍逐出晉西，使其東進山西建立根據地的野心破滅，不能不說是軍事上成功之處。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其所顯示的歷史意義—中央軍常川駐晉與陳誠重要性日益顯著。

**關鍵詞：**中央軍、共軍、蔣委員長、閻錫山、陳誠

# The Extermination of the Communist Army in Shensi by Nationalist Central Army Chen Cheng's Role as the Army Leader

Chi-lin Ho\*

## Abstract

On February 20 of 1936, the communist army led by Mao Tse-tung and Peng Te-huai crossed the Yellow River and entered Shensi, pretending to help resist the Japanese. The director of the Government Office of Pacification at Tai-yuan, Yen His-shan, could not but ask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send troops to help terminate the communist army. In May the communist army was defeated and driven out of Shensi.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troops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ntered Shensi. How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ppeased the Shensi area was an important task at that time.

What was the content of the telegram sent by Yen Hsi-shan to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y was Chen Cheng sent to Shensi? How did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ormulated his strategies to exterminate the communists? How did Yen Hsi-shan feel about them? How did Chiang and Chen look at the exterminating force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this paper wishes to address. We conclude that it was a great achievemen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form alliance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driving the communists out of Shensi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only one and half months although the communists were not completely terminated. What was more important was that Chen Cheng had gradually gained importance after the event.

**Key words:** Nationalist Central Army, Communist Army,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Yen His-shan, Chen Cheng

---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之探討 — 兼論陳誠入晉指揮始末 (民國25年3月至5月)\*

何智霖\*

## 壹、前言

民國25年2月20日，陝北共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假「抗日」之名，<sup>1</sup>傾巢東渡黃河進犯山西。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先是急調駐外晉軍回省，聯合省內晉軍共同抵禦，無奈戰鬥力不如共軍，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得電請中央速派有力部隊入晉援剿，至5月初，終將來犯共軍擊退。這是民國史上中央軍首度進入山西，在山西面臨日本與中共交相侵逼之際，中央如何化解山西當局長久以來的戒心，使其與中央相互合作，共同抵禦內憂外患，實有加以探討之必要。

有關山西剿共之研究，可能限於檔案資料的公開狀況，一般都是從共軍東犯之企圖、戰略、戰術、意義，及閻錫山所屬晉綏軍系如何面對共軍之進犯，

---

\* 本文承蒙多位館內先進及兩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更感謝前監察院長陳履安先生概允引用《石叟叢書》，謹致謝忱。

\*\* 國史館協修

<sup>1</sup> 據陳存恭教授分析，共軍東渡從最大的戰爭目標到附加的企圖有四項：(一)最原始的企圖在於擊潰晉綏軍，攻下山西，轉入綏遠，接近外蒙，打通國際路線，從而獲得蘇俄的援助。(二)如無法攻佔晉綏，退而求其次是在晉西建立根據地。(三)如無法在晉西立足，至少可從富庶的山西獲取兵源和糧餉。(四)附帶的企圖，東渡攻擊晉綏軍大本營，可迫使閻錫山調回派到陝北參加圍剿的五旅晉綏軍，亦即打出去有反圍剿的目標。見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86年8月），頁375-376。

來加以分析。<sup>2</sup>對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則較少著墨，以致於閻錫山請調中央軍的時間及其主要內容為何？陳誠入晉指揮的緣由為何？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的剿共策略為何？有何變化？閻錫山對此有何質疑？蔣委員長和陳誠對入晉中央軍之兵力有何不同看法？諸如此類問題，至今仍隱而不彰。本文擬運用《蔣中正總統檔案》、《閻錫山檔案》、《石叟叢書》<sup>3</sup>等一手資料，來探討這幾項問題，並嘗試說明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之得失及其意義，以略補過去研究之闕漏。

## 貳、中央軍入晉之緣由

### 一、山西面臨之新形勢

山西地處黃土高原東部，平均高度約一千公尺，東有太行山，高約二千公尺，聳立於黃土高原與黃淮平原間；南有黃河，與河南分界；西有呂梁山及與之平行的黃河，分隔晉陝兩省；北有內外長城以及五臺山、恆山橫互其間，是晉北的天然屏障。由於山西地理形勢完固，因而有「表裏山河」之稱；加以自民國成立以來，山西即為閻錫山所統治，在其保境安民策略下，民國15年以前的山西一向是閉關自守。15年至19年間，閻錫山捲入內戰漩渦，並被迫短暫

<sup>2</sup> 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頁357-412；對共軍東侵之企圖、戰略、戰術、意義，及閻錫山所屬晉綏軍系如何面對共軍之入侵，有精闢之分析。另外，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北：東大圖書發行，民國84年7月），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對共軍「東征」的收穫及意義有所著墨。

<sup>3</sup> 《石叟叢書》係陳誠秘書根據陳誠自北伐以來所保存的史料加以整理而成，包括文電門、言論門、專著門、計畫門、傳記門、語錄門、雜著門、附存門等八大門類，共72冊。本文引用之資料包括傳記門中的《剿匪》、《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文電門中的《文電甲類—上蔣委員長函電》。

離開山西；21年再起後，有意重施閉關自守，卻因日本與中共兩大勢力交相威脅，使得他再也無法如願。<sup>4</sup>

就九一八事變後的情勢來說，日本的侵略箭頭已分別指向華北和內蒙。面對日本的步步進逼，中央將華北軍政略作調整：亦即原在中原大戰敗北而寄食於山西的西北軍宋哲元部，調往察哈爾，後來擔當冀察兩省主要防務；其餘駐在山西之軍隊，如高桂滋、孫殿英、龐炳勳部亦先後外調；至於晉軍亦出省境擔負抗日任務，三十五軍軍長傅作義參與長城之役，後駐守綏遠，也因此晉軍再度控有綏省。<sup>5</sup>為防止日軍、內蒙偽軍勢力向綏遠滲透，民國24年底，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建議閻錫山請准中央於綏境組織蒙旗，用以分化和日軍勾結的德王（全名為德穆楚克棟魯普）的勢力。<sup>6</sup>25年2月23日「綏境蒙旗政務委員會」正式成立，管轄伊克昭盟、烏蘭察布兩盟旗、歸化土默特旗、綏東五縣右翼四旗事務，將德王所領導的百靈廟「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按省一分為二；即綏境蒙政會掌理農產豐富，又位於交通、軍事要衝上的綏東四旗，百靈廟蒙政會則專理察哈爾蒙旗的自治工作。5月12日，德王亦成立「內蒙古軍政府」。換句話說，此時日軍、內蒙偽軍已直接威脅到晉軍所掌控的綏遠。<sup>7</sup>

另一嚴重威脅山西的力量，即是陝北的共軍。陝北原即有土共劉志丹部及由豫鄂皖邊區竄來之徐海東部，民國24年10月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竄抵陝北後，共軍數量增加，由於陝北貧寒，人口稀少，糧服供應嚴重不足，擴軍更屬不易。為了解決糧食及兵源等需求，開闢新根據地遂成為當務之急。所以

<sup>4</sup> 陳存恭：〈閻錫山與晉軍的興衰〉，《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12月），頁698-704。

<sup>5</sup> 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載《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頁378-379。

<sup>6</sup> 趙正楷：《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民國78年2月），頁232。

<sup>7</sup> 周美華：〈蔣中正與綏遠抗戰〉，《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6期（民國90年8月），頁293-294。簡笙簧：〈百靈廟戰役史料選錄〉，《國史館館刊》，復刊第6期（民國78年6月），頁287。

在12月17日的瓦窯堡會議上達成共軍東渡的決議。從另一角度來說，東渡山西可使參與陝北剿共而進駐綏德、米脂的晉軍孫楚部抽調回山西，陝北根據地因而可以獲得進一步的鞏固。<sup>8</sup>閻錫山面對共軍東渡的威脅，採雙管齊下策略，一方面在省內推動「青年救國團」、「民眾監政會」、「公道團」等防共措施；另一方面在北起河曲、南至永濟的千里黃河東岸，修築封鎖線，以防共軍東進。就閻的戰略理念來說，黃河雖是天險，但沿河防線甚長，防不勝防。不如利用山險地利，實施「口袋陣」戰法。於是他在汾陽、離石、孝義、中陽山岳地帶，集結大量兵力，構成縱深防線。閻並在他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說：「咱們有優勢的山炮兵和大量的手榴彈，在山岳地帶作戰，更是相得益彰，紅軍缺乏此種武器，咱們對他作戰可操勝算。」<sup>9</sup>

總之，民國21年閻錫山重掌山西軍政大權後，面臨日本與中共交相威脅，不得不與中央合作。在抗日方面，「綏境蒙旗政務委員會」的成立，即是山西與中央合作，在綏遠防範日人所支持的內蒙古自治活動的例子。在剿共方面，23年秋，閻派李生達之第七十二師及獨立第二旅前往江西參加剿共。同年冬，派楊耀芳之第七十一師一旅渡河支援陝北剿共。24年9月又派正太護路軍司令孫楚率四旅參加陝北圍剿。表面上，閻雖與中央合作，但其底線則是堅拒中央軍進入山西，目的即在維持半獨立狀態。然而此一底線，卻因共軍的東渡，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 二、閻錫山請調中央軍之時間及其主要內容

一般史著均謂，共軍成功東渡後，閻錫山極為震驚，隨即急電軍事委員會

<sup>8</sup>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頁213；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3月），頁318-319。

<sup>9</sup> 楊耀芳：〈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載《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頁204-205。

委員長蔣中正，請調中央軍入晉援救。<sup>10</sup>根據史料來分析，真實的情況卻是，閻錫山獲知共軍東渡後，曾先後召集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太原綏靖公署總參議趙戴文、參謀長朱綬光、清鄉督辦楊愛源、炮兵司令周玳等開了幾次會議，討論是否要請中央軍入晉協剿。會中有三種不同意見：其一是全憑己力應付，不願中央與其他部隊入晉；其二是先盡自己力量打，真不行時，再請中央軍入晉；其三是請中央軍即刻開入協剿。<sup>11</sup>閻錫山的態度傾向第二種，<sup>12</sup>所以他先是調駐陝北的孫楚部及駐綏遠的傅作義部返晉，希望能以本身力量對抗共軍。

南京中央得知共軍入侵晉西後，一方面基於剿共屬全國一致性之工作，另一方面則是爲了尊重閻錫山起見，此時所採的策略是：首先透過蔣委員長於2月22日電閻錫山，迅速集結晉中部隊，積極採取攻勢，全力進剿。<sup>13</sup>其次則是透過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以同鄉身分，於2月26日示意閻錫山如有必要，中央願派兵助剿。<sup>14</sup>閻基於「自家事自家理」原則，是以回覆孔祥熙電謂：「俟

<sup>10</sup> 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如：楊聖清等編著：《閻錫山評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頁258；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104；方知今：《陳誠大傳》（臺北：金楓出版社，1995年11月），頁189。後者甚至謂閻錫山親自到南京向蔣委員長求援。

<sup>11</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4a。

<sup>12</sup> 《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0年），民國25年2月23日云：「按目下情形，……共匪東渡，晉軍果不足時，應調駐豫中央軍助剿，惜閻先生不之願也。」

<sup>13</sup>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3卷（臺北，民國67年10月31日），民國25年2月22日條。

<sup>14</sup> 〈南京孔部長璿密宥京秘電〉（民國25年2月26日），《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晉軍剿共案》（以下簡稱《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國史館藏。按孔祥熙在中央與山西間可能扮演傳遞重要訊息的角色，中央顧及閻錫山自家事自家理的心態，由中央派兵協剿，這種有失顏面的事，由孔祥熙以同鄉身分居間授意，最適合不過。同樣的道理，民國21年初，閻錫山為了要調客軍（即中原大戰後退入山西的馮玉祥部及其所聯合的其他部隊）出山西省境，亦曾透過孔祥熙向蔣委員長陳情。見〈致南京李子範密世巴電〉（民國21年5月30日），《閻檔—整理晉綏軍政案》，微捲第96捲。

判清敵人企圖，如有需用時，再行請求。」婉拒地面部隊入晉，不過卻請求中央調派飛機一隊助戰，以便早日殲滅共軍。<sup>15</sup>3月1日，閻錫山於回覆蔣委員長電文中仍謂：「此間已調齊晉綏全部兵力，三面圍剿，軍隊暫可敷用。……倘需增援，當再電請也。」<sup>16</sup>再度婉拒中央軍入晉。<sup>17</sup>

就閻錫山而言，請調中央軍是一件有失顏面的事，因此這一關鍵性的電文，不僅《閻檔—要電錄存—晉軍剿共案》遍尋不著，有意思的是《閻檔—各方往來電文錄存—各方民國25年往來電文》也只在相關電文中稍露線索而已。<sup>18</sup>以致於閻請調中央軍的時間及其主要內容為何？至今仍諱莫如深。陳存恭教授從《徐永昌日記》的逐日記載中分析，認為閻在晉綏軍合圍共軍既力所難逮，更恐其東竄攻入太原，遂於3月4日請調中央軍入晉參加圍剿。<sup>19</sup>依史實的發展來說，2月25日，晉軍獨立第二旅於關上村被共軍殲滅；3月2日，共軍主力東進，企圖截斷同蒲鐵路，直撲太原。（詳見第四節）因而判斷閻於3月4日請調中央軍，似屬合理。

本文嘗試從下列四項相關電文來證實請調時間及其主要內容。第一項是閻

- 
- <sup>15</sup> 〈復南京孔部長璿密宥戎電〉（民國25年2月26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
- <sup>16</sup> 〈復南京蔣委員長啗密東已電〉（民國25年3月1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此電係復蔣委員長豔（2月29日）申侍參京電，按理《閻檔》應將蔣的電文收錄於此電後，可惜卻沒有收錄，因而只能從閻的復電得知該電部分內容。
- <sup>17</sup> 閻錫山不僅婉拒中央軍入晉，即使其他派系之支援，亦一概拒絕。如張學良於2月29日電閻云：「良為剿匪事，於宥（26）日來京向委座請示，委座對於匪竄晉境極為挂慮，……現擬派在陝良部由風陵渡渡河援助晉軍，迅速痛剿。」閻錫山當即復電：「如有需貴部援助之必要時，當再專電奉達也。」見〈南京張副司令史密豔京電〉（民國25年2月29日）、〈復西安張副司令史密豔戎電〉（民國25年2月29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徐永昌日記》民國25年2月29日條甚至有如下記載：「晚八時，張漢卿來電云：『擬助晉剿匪，如以來晉為妥者，可否由風陵渡過河云云。』閻先生大怒，以為必無好意。」可見閻錫山考量的仍然是唯恐自己的地盤遭外軍盤據。
- <sup>18</sup> 《蔣中正總統檔案》或許有收錄此一關鍵性電文，惟筆者曾查閱革命文獻、特交文電、事略稿本等較有可能收錄的地方，卻毫無所獲。
- <sup>19</sup> 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頁389-390。



錫山於共軍被逐出晉西後，曾於民國25年5月6日上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蔣委員長，報告晉西剿共經過。電文中云：「……錫山聞報，一面移緩就急，星夜調集分駐各處軍隊前往剿辦；一面電請中央派遣大軍來晉協剿。……」<sup>20</sup>這可能是有關閻請調中央軍，目前所能找到由閻本人留下最直接的史料，可惜的是沒有說明求援時間及內容。第二項是《蔣檔一事略稿本》民國25年3月3日條云：「電西安張代總司令（學良），告以匪主力過河，既已明瞭，晉亦不望派隊增援……。」3月4日條則云：「下午決定預定各項：一、派第二十五師入晉會剿共匪……。」<sup>21</sup>由這兩天的記載來分析，前者明確的說山西不希望中央派隊增援，後者卻又指明派第二十五師入晉，顯然蔣收到求援電的時間應在3月4日下午以前。第三項是閻於3月4日致河南省政府主席商震電云：「莊女長（疑為蔣委員長之誤）極關垂晉省戰事，囑特指調中央軍隊為助。我已電復請派關麟徵師開駐運城一帶，黃杰師開駐潞澤一帶，我弟（商震）所部由鐵路逕開太原，特先電告。」<sup>22</sup>第四項是蔣於3月5日致西北剿匪代總司令張學良等電云：「據閻主任來電，請派二十五師與第二師到晉南接防，又調三十二軍由正太路入晉防匪東竄等語。……」<sup>23</sup>如果從上述四項史料所透露的蛛絲馬跡來加以分析，《閻檔一要電錄存—晉軍剿共案》即使刪除了3月4日請調中央軍的電文，卻又在5月6日的電文中透露了閻確實曾電請中央派軍入晉協剿；另一方面在3月4日閻給商震（前引第3項）的電文中可以得知該電文大致內容，而該電文內容更得到蔣致張學良等（前引第4項）的電文加以印證，更加證明此一史料的

<sup>20</sup> 〈上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等魚電〉（民國25年5月6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

<sup>21</sup> 《蔣中正總統檔案—文物圖書—事略稿本》（以下簡稱《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5年3月3日、4日條，國史館藏。

<sup>22</sup> 〈太原閻主任錫山致開封商主席啟予質電〉（民國25年3月4日），《閻錫山檔案—各方往來電文錄存—各方民國25年往來電文》，微捲第67捲，國史館藏。

<sup>23</sup> 〈蔣中正電張學良等派第二十五師一團進駐風陵渡北岸構築陣地等部署〉（民國25年3月5日），《蔣中正總統檔案—籌筆》（以下簡稱《蔣檔—籌筆》），微捲代號07-0508，國史館藏。

可靠性。

由前引四項電文相互佐證可以得到如下的推論，閻錫山請調中央軍這件關鍵性電文的時間應在3月4日，電文的主要內容則為請派關麟徵第二十五師開入運城、黃杰第二師開入潞澤，<sup>24</sup>到晉南接防；並調商震所部呂濟第三十二軍<sup>25</sup>由正太路開入榆次，防共軍直撲太原。

### 叁、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之經過

中央在接到閻錫山請調電文後，從3月5日起，大批的中央軍經由隴海路、正太路，源源不絕的進入山西。首先是3月5日蔣委員長電正在洛陽整訓的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徵，率該師全部渡河，向晉南運城前進，歸閻指揮。同時並電商震，三十二軍亦應即速準備入晉。<sup>26</sup>3月14日，蔣電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限第四師於21日前秘密向潼關集中，軍部亦隨同前進。<sup>27</sup>稍後再調該軍第八十九師入晉。

第二十五師及第十三軍第四師、第八十九師均係中央軍精銳部隊，前者於長城古北口抗日之役，後者於江西剿共，均有顯赫戰績。雖然蔣委員長曾要求關、湯兩人，「歸閻主任指揮」，不過閻錫山還是於3月中旬，派太原綏靖公

<sup>24</sup> 閻錫山原意是以駐紮河南之關麟徵、商震部及江蘇之黃杰部進入山西，惟蔣委員長以徐州防務重要為由，未允黃杰第二師入晉，改調駐武漢、長沙一帶的湯恩伯第十三軍入晉。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後，始抽調黃杰第二師之第六旅入晉。

<sup>25</sup> 商震第三十二軍，原是中原大戰結束，整編晉軍後的四個軍之一。民國20年7月，石友三於河北順德叛變，時任山西省主席之商震，奉中央命令率其嫡系兩旅出娘子關、石家莊包抄石友三後路，自此脫離晉軍系統。24年6月，商震再任河北省主席，不久又轉任河南省主席。

<sup>26</sup> 〈蔣中正電張學良等派第二十五師一團進駐風陵渡北岸構築陣地等部署〉（民國25年3月5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0508。

<sup>27</sup> 〈蔣中正電陳誠湯恩伯廿一日前第四師集中潼關由第八十九師接防〉（民國25年3月14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0585。

署參謀長朱綬光暨山西駐京代表趙丕廉、李鴻文晉謁蔣，請派一高級將領入晉，以統一指揮中央各軍。蔣先是推薦豫皖綏靖主任劉峙<sup>28</sup>及豫鄂皖剿共總指揮衛立煌<sup>29</sup>兩人，供閻選擇，可惜都沒有被接受。<sup>30</sup>恰好在這個時候，時任武昌行營參謀長、陸軍整理處處長的陳誠，因公由武漢入京請示。中央軍入晉指揮官人選因而有了戲劇性的變化：

當我於3月中旬由漢因公入京，晉謁委員長有所請示，時適有山西代表朱綬光、李鴻文、趙丕廉等三人，正向委員長請派一高級將領入晉統一指揮中央各軍。……適我晉見，委員長就對他們指著我說：「可否要他去一趟？」……我以無法分身，請辭，委員長說：「你去可將過去剿匪經驗報告閻副委員長後即回來。」他們三人都贊成了。經電省請示後，閻先生覆電歡迎，我於是有入晉協剿之役。<sup>31</sup>

蔣委員長要陳誠去山西的原意，是要他向閻錫山報告剿共經驗，「事畢即返」。3月24日，也就是陳誠抵達太原前一天，蔣在給閻錫山的電文中，對陳誠曾作如下的介紹：「茲令陳辭修（誠）來晉趨候，彼於剿匪經驗頗有心得，請垂詢之。」<sup>32</sup>可見此時蔣並沒有要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指揮官。所以，翌（25）日蔣還在為人選問題傷透腦筋，並自言曰：「此心煩未定之故也。」<sup>33</sup>

然而，當陳誠向閻錫山報告進剿山西共軍事宜後，閻當即決定建請蔣委員長將中央軍與晉軍，編為兩路剿共軍，以陳誠任第一路（中央軍）總指揮，楊

<sup>28</sup> 劉峙於民國21年7月以豫鄂皖剿共中路軍副司令官（司令官為蔣委員長）指揮中路軍，於黃安七里坪與共軍四萬餘人進行決戰，獲得關鍵性的勝利。24年12月，改任豫皖綏靖主任。

<sup>29</sup> 衛立煌於民國21年9月以豫鄂皖剿共中路軍第六縱隊指揮官，率所部攻克豫鄂皖邊區共黨老巢金家寨，中央為表彰其功，特於22年4月改金家寨為立煌縣。23年，第五次圍剿擔任東路軍前敵總指揮。24年12月，改任豫鄂皖剿共總指揮。

<sup>30</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4b。

<sup>31</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4b。

<sup>32</sup> 〈溪口蔣委員長密敬已機溪電〉（民國25年3月24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3卷，民國25年3月24日條。

<sup>33</sup> 《蔣檔—事略稿本》，民國25年3月25日條。

愛源任第二路（晉軍）總指揮。<sup>34</sup>並於28日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名義發布人事命令。<sup>35</sup>同一天，蔣電陳誠：「伯公（閻錫山）屬兄任第一路總指揮，可即就職。」<sup>36</sup>陳誠始於當天在太原就職，並成立第一路總指揮部，轄中央軍三個縱隊，即第五縱隊關麟徵部，第六縱隊呂濟部，第七縱隊湯恩伯部。

就現有資料來分析，閻錫山之所以要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除陳誠所說：「和閻先生晤面後，談得很投契，他決定留我不要走，並說當地我的同學很多，要誰幫忙都可以。看他的樣子，是出於至誠，我才答應暫留下來。」<sup>37</sup>更重要的應是與陳誠的剿共經驗有關。陳誠自民國20年5月起至23年10月，先後在江西參加第二、三、四、五次圍剿，尤其是第五次圍剿以碉堡戰術擊退共軍主力，徹底摧毀贛南中共中央所在地。使得原已深獲蔣委員長器重的陳誠，此後更成為蔣身邊的股肱之臣。<sup>38</sup>

陳誠在山西與中央芥蒂尚未完全消除之際（詳見下節）出任第一路總指揮，他深知這是民國史上中央軍首次進入山西，爲了要讓山西當局明白中央援晉別無他意，他不僅嚴肅軍紀，自己更以身作則。首先是，3月25日，當他初抵太原時，曾囑咐搭乘的火車，不要熄火，以示絕無久留之意。<sup>39</sup>其次是，28日，第一路總指揮部成立，內部人員大都由太原綏靖公署借調，即使是譯電員也不例外，用意在使山西當局一切放心。<sup>40</sup>爲免引起不必要的猜疑或誤會，他另以三事自勉並勉勵第一路僚屬：

<sup>34</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復溪口蔣委員長密宥戍二參電〉（民國25年3月26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

<sup>35</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

<sup>36</sup> 〈蔣中正電陳誠可就第一路總指揮職及指示晉省各部隊前進部署〉（民國25年3月28日），《蔣檔—籌筆》，微捲代號07-0701。

<sup>37</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

<sup>38</sup> 〈陳誠與蔣總統〉，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臺北：反共出版社，民國54年10月），第二部分，頁8。

<sup>39</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

<sup>40</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

- 一、絕對服從閻副委員長的指揮，不使他有絲毫的不快與不便；
- 二、絕對竭盡智能，輔佐閻副委員長推進剿匪工作，見有缺失，應本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之義，以求有所獻替；
- 三、所部官兵須絕對遵守中央軍負責任、守紀律之優良傳統，嚴禁干涉地方行政，並不得向地方需索一物介紹一人。<sup>41</sup>

這些自勵勵人的要求，對向來以治軍嚴明的陳誠來說，惟有一以貫之，絕不虎頭蛇尾。所以當4月中旬山西各界對於最早進入山西的第二十五師軍紀稱譽有加時，陳誠仍期許該師副師長杜聿明：「今後益當奮勉進剿，愛護人民，聯絡友軍感情，以為中央軍來晉之表率。」<sup>42</sup>

另一方面，陳誠多調部隊進入山西，任務完成即行撤出的想法與作法，正足以消除閻錫山的質疑（詳見下節）。因此，山西與中央合作的基礎也就逐漸建立起來。<sup>43</sup>5月初，當共軍次第肅清之際，陳誠通令入晉各軍返防，此時反而是閻錫山不願中央軍急著撤離。<sup>44</sup>因為山西的情勢，非但沒有因共軍遠遁而豁然開朗，相反的卻因內蒙偽軍日益進逼而更加險峻。為了能兼籌並顧陝北剿共及晉北國防問題，閻錫山因與陳誠商定，以湯恩伯、關麟徵、李仙洲各部為陝北進剿部隊，並請陳誠留晉，統一指揮中央各軍。<sup>45</sup>陳誠則以「湘鄂贛國防準備實施及肅清邊區匪患」為由，建請以原第二路總指揮楊愛源出任。<sup>46</sup>5月

<sup>41</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a-75b。

<sup>42</sup> 〈太原杜聿明致臨汾關麟徵文午電〉（民國25年4月12日），《閻檔—各方民國25年往來電文》，微捲第68捲。

<sup>43</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5b。

<sup>44</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50b。閻錫山不願中央軍迅速撤離，陳誠以「中央軍主力多已集中晉省，倘他處萬一有事，中央兵力運用，即不免遭遇困難」為由，閻錫山才允調鄒洪第四十三師、孔令恂第九十七師先回武漢。後來兩廣事變，這兩個師都南下衡陽，產生嚇阻作用。

<sup>45</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頁50b。《石叟叢書—文電門—文電甲類》，〈電呈委員長蔣對於陝晉國防剿匪敬陳兼籌並顧之策〉（民國25年5月9日），頁79b。

<sup>46</sup> 《石叟叢書—文電門—文電甲類》，〈電呈委員長蔣陳述陝北剿匪各項問題請予核示〉（民國25年5月15日），頁80b。

19日，蔣委員長電陳誠：「伯公既以誠意留弟，可先在其指揮之下，暫任邊區之責。但弟必不能久駐邊區，除湘鄂贛邊區之外，廬山暑期各種訓練班仍需弟為主任。」<sup>47</sup>5月26日，發表陳誠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歸閻錫山節制指揮。<sup>48</sup>6月1日，陳誠在太原就職，卻因兩廣事變爆發，奉命南下處理；10月日軍唆使內蒙偽軍進犯綏遠，山西告急，再度赴晉協辦晉綏國防，湯恩伯第十三軍奉命以最機密之行動換用晉綏軍番號，開入雁門關扼守平綏要隘。<sup>49</sup>

由此可知，中央軍之得以常川駐晉，固然是閻錫山迫於內外形勢，不得不如此；但從另一角度來看，未嘗不是山西當局對中央的疑慮日趨冰釋的結果。也因此中央與山西之間，中央軍與晉軍之間，互相合作的基礎也就逐漸建立起來。

## 肆、剿共策略之演變

### 一、從速戰速決到穩紮穩打

民國25年2月20日，陝北共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率領下，兵分兩路，一路是林彪第一軍團，轄第一、二、四師，及第十五軍團的第八十一師，另一路是徐海東第十五軍團，轄第七十五、七十八師，分別從溝口、河口順利東渡黃

<sup>47</sup> 〈蔣中正電陳誠不可久駐陝北邊區廬山訓練班須其主持〉（民國25年5月19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0981。

<sup>48</sup> 〈蔣中正電陳誠為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並歸閻錫山節制指揮〉（民國25年5月26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1007。〈南京蔣院長首密宥院八電〉（民國25年5月26日），《閻檔一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

<sup>49</sup> 吳相湘：〈陳辭修先生生平大事紀要〉，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第六部分，頁387。另見吳相湘：〈陳誠遺愛鯤海〉，《民國百人傳》，第2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0年1月），頁195。

河。<sup>50</sup>閻錫山當即電令駐陝北協剿的孫楚率部返回離石，參加作戰；並將所部編為四個縱隊，第一縱隊楊澄源轄一師及一獨立旅，扼守汾城、稷山一帶，確保晉南；第二縱隊楊效歐轄兩師，扼守孝義、汾陽一帶，確保太原；第三縱隊李生達轄一師及一獨立旅，扼守晉北興、臨、岢嵐各縣；第四縱隊孫楚轄兩師，由離石向中陽、石樓進展；另以李生達之一部為太原城防部隊。布置成一「口袋陣」，冀能堵擊共軍。<sup>51</sup>

蔣委員長為免共軍東竄河北、北竄綏遠，予日軍侵略之口實，於2月22日指示閻錫山，「迅速集結晉中大部兵力，積極採取攻勢，乘其範圍未廣，兵力未充之機，一舉而撲滅之。」<sup>52</sup>蔣的速戰速決策略，正與閻錫山絕不讓共軍立足山西的想法不謀而合。所以，當23日共軍初步占領了三交、留譽、義牒在內的橋頭堡陣地，並以一部東進圍攻中陽、石樓縣城時，閻立即於25日派獨立第二旅周原健部解中陽之圍，卻在關上村被共軍「圍點打援」戰術所破。<sup>53</sup>

蔣委員長鑒於晉軍以少數兵力出擊，反被共軍擊破，特於3月5日致電閻錫山：「剿匪戰術須知以守為攻之道，如主力未集中以前，不可任各師各方出擊，反與匪以各個擊破之機。我軍出擊方面之兵力，非有與匪總兵力相等之數，切勿輕試。最好待其來攻不克，然後乘其弊而擊之，乃為上策。」<sup>54</sup>

3月2日，共軍主力由中陽向東進犯，企圖截斷同蒲鐵路，直撲太原。此時閻錫山鑒於晉軍戰鬥力不如共軍，遂於3月4日請調中央軍；同時為免重蹈少數

<sup>50</sup> 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頁148；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3月），頁323。

<sup>51</sup> 《剿匪戰史》，第11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51年9月），頁984-985。

<sup>52</sup> 〈蔣中正電閻錫山迅速集結晉中部隊一舉殲滅共軍〉（民國25年2月22日），《蔣檔—特交文電》。

<sup>53</sup> 楊耀芳：〈閻錫山阻止紅軍東征的經過〉，載《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頁244-245。

<sup>54</sup> 〈蔣中正電閻錫山剿匪戰術須以守為攻並善用密碼通話〉（民國25年3月5日），《蔣檔—籌筆》，微捲代號07-0512。

兵力出擊之覆轍，乃派第二縱隊楊效歐部向孝義之兌九峪、陽泉曲推進，從事堵擊。8日，共軍主力到達孝義西郊，與楊效歐部在眼頭村、仲家山一帶發生激戰，楊效歐部以優勢炮兵壓制共軍的進犯。11日，共軍採「避實擊虛」策略，以少數兵力牽制晉軍，主力則兵分兩路，以第十五軍團北上交城、文水、興縣、嵐縣一帶；以第一軍團南下靈石、霍縣、趙縣，直趨臨汾，同蒲鐵路交通遂被阻斷。<sup>55</sup>

經過關上村及孝義兩次作戰，非但未能一舉撲滅共軍，反而讓共軍南北流竄，聲勢更加浩大。蔣委員長憑其多年的剿共經驗，認為剿共策略必須改弦更張，因而建議閻錫山由速戰速決改採穩紮穩打策略。3月12日蔣電閻剿共策略改變的理由，並就第二十五師暫緩加入前線作戰有所說明：「赤匪狡計多端，我軍總須穩紮穩打，寧可不求急功，不可稍受挫折。……二十五師入晉，人地生疏，且兵力單薄，暫時只可令其擔任後方防務。若令其加入前方，或與其他各部作戰，因平時官兵皆不相識，萬一挫（錯）失反攻，友軍受累，則影響全局，殊堪顧慮。」<sup>56</sup>

就閻錫山的觀點來說，共軍剛東犯時，蔣委員長要求晉軍速戰速決，等到晉軍連遭挫折，且中央軍已進入山西，反而要改採穩紮穩打的策略，是否有坐視晉軍先與共軍廝殺，中央軍則在後方保存實力進而併吞山西地盤之嫌疑。因此，3月中旬，閻向軍政部長何應欽提出質疑。閻質疑中央的電文已無從查考，惟可從蔣委員長致商震電略窺一二：

中央部隊加入戰線無效時，不僅匪勢更張。此次進剿非挾全力策萬全不可，若稍受挫折，則中外形勢必為之大變，不僅晉省之禍福所

<sup>55</sup> 〈上南京國民政府林主席等魚電〉（民國25年5月6日），《蔣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楊耀芳：〈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載《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頁208；《剿匪戰史》，第11冊，頁985。

<sup>56</sup> 〈蔣中正電閻錫山調第二師兩團填第二十五師原防第二十五師入晉暫任後方防務〉（民國25年3月12日），《蔣檔—籌筆》，微捲代號07-0567。



關，實國家之存亡所繫。獅子搏兔，須用全力。若能集中兵力，一鼓盪平，則稍緩時日，尚稱為有益無損。敬之兄前致百公之電，實為全局著想，決非愛惜兵力，亦決不敢有坐視之意。至於不識大體者之懷疑，則請不必注意。……<sup>57</sup>

爲此蔣委員長特於3月15日電閻錫山再度對改採穩紮穩打的策略提出較詳細的說明：蔣的第一項理由是「當赤匪渡河入晉之初期半月內，如不能乘其陣基未定之前，集中兵力，一鼓殲除，則此後欲求速了戰局，必非易事。……今兄欲以本月內了此戰局，無論前方情況如何，弟固未明悉；但以區區五、六團兵力加入戰線，以爲即可決戰，則必無是理，誠恐一部受挫，牽動全局。」第二項理由是「若中央部隊加入後，不能發生大效，則匪燄必張，如果稍有挫折，則影響所及，更難預測。以弟料匪企圖，現時所以不即向其他方向外竄者，非兵力不足，亦非其謀未定；而其已知中央軍入晉，未明中央軍之兵力，與其所加入者在何路作戰而已。如果其對中央軍方面與兵力明瞭後，且其知只有一師兵力，則匪必用其突擊戰略，以全力攻破一點，使我軍全部士氣皆受影響，則以後處置更難。此乃理勢所必至，非僅想像已也。」<sup>58</sup>

綜合來說，閻是以地方軍系的心態來質疑中央，蔣則著眼於整個戰局的利弊得失；再者閻有所不知的是，3月14日蔣已命令駐武漢、長沙一帶的湯恩伯第十三軍急調山西，以增加中央軍的實力。也由於這一插曲，《蔣檔一事略稿本》記載，15日晚蔣考慮應注意事項時，其中第二項即是：「晉閻之態度，應時刻注視之。」<sup>59</sup>可見此時蔣對閻仍小心翼翼。

直到3月下旬，蔣委員長以中央軍第二十五師、第三十二軍進駐靈石，第十三軍主力已集結晉南安邑、運城、聞喜一帶，綏遠傅作義部也返抵晉北。亦即此時晉南有中央軍南北夾擊，晉北有傅作義部支援，整個剿共策略已由被動

<sup>57</sup> 《蔣檔一事略稿本》，民國25年3月15日條。

<sup>58</sup> 〈蔣中正電閻錫山剿匪經驗〉（民國25年3月15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0598。

<sup>59</sup> 《蔣檔一事略稿本》，民國25年3月15日條。

轉趨主動，24日，蔣指示閻錫山：

(一)晉西有力部隊，應先以封鎖黃河東岸，截斷共軍與陝北之聯繫。其餘部隊，應會合第三十二軍與第二十五師，向同蒲線南段進擊，與運城之湯軍雙方兜剿，先打通同蒲路交通，鞏固路線，使共軍不得任意東西竄擾。

(二)此時如同蒲路尚未打通，則務設法令第三十二軍部隊與第二十五師先行集中向南進剿。而鐵路線以西之共軍，由晉西部隊清剿，則我可立於主動地位。否則一著失利，恐全盤動搖。<sup>60</sup>

閻錫山遵照蔣委員長指示，以第一、第三、第四縱隊奪取黃河各渡口控制權，3月26日，第四縱隊進抵三交鎮、留譽鎮，第三縱隊亦由北向南沿黃河東岸挺進，第一縱隊則解了石樓縣城之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被迫退至鄉間，掩護後方將搜括的笨重物品搬到西岸。29日，黃河各渡口全由晉軍控制。共軍第二十八軍被迫從陝北渡河到興縣，然後自北而南爭河口的控制，4月14日，與據守三交鎮的第四縱隊遭遇，軍長劉志丹陣亡。<sup>61</sup>

## 二、陳誠的三階段作戰措施

陳誠於3月28日就任第一路總指揮後，基本上是執行蔣委員長先恢復同蒲鐵路交通，並將共軍壓迫於黃河東岸與晉軍南北夾擊的指示。不過他和蔣對入晉中央軍的兵力，有不同的看法。蔣認為進入山西的兵力不宜超過晉軍的兵力，以免引起山西當局的誤會。陳誠則認為如果兵力過少，恐無法達成剿共的任務，不如多調兵力，任務完成後即行撤出。<sup>62</sup>陳誠的想法獲得蔣支持後，又

<sup>60</sup> 〈溪口蔣委員長長密敬已機溪電〉（民國25年3月24日），《閻檔—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3卷，民國25年3月24日條。

<sup>61</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頁328-329。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頁394。

<sup>62</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4a。

先後調李仙洲之第二十一師、鄒洪之第四十三師、孔令恂之第九十七師、胡宗南之第一師第一旅、黃杰之第二師第六旅及周岳之第六師第十八旅，加上先前入晉之第三十二軍、第十三軍、第二十五師，總共參與山西剿共之中央軍達八師三旅之眾。<sup>63</sup>

爲了要達成蔣委員長的指示，陳誠開始實施三階段作戰計畫。第一階段以打通同蒲路南段交通，及收復汾河東岸地區爲目標。這是爲防阻共軍東竄，以及逐漸縮小包圍圈所必要之步驟。<sup>64</sup>首先，陳誠率部向同蒲路南段的臨汾、洪洞一帶猛烈進攻，至月底，占領了南段各主要據點，4月8日，順利完成了這一目標。<sup>65</sup>

第二階段作戰，以第一、第二兩路軍南北呼應，將北竄及南犯共軍壓迫於軍汾公路（軍渡口經離石至汾陽）以南黃河東岸而殲滅之爲目標。4月13日，陳誠飛晉南侯馬指揮，並進駐稷山督戰。17、18兩日，關麟徵部與共軍第一軍團激戰於大寧縣境之午城鎮堡村、蘇家莊一帶，共軍素稱精銳之第二師第四、第五兩團，幾全被消滅。<sup>66</sup>師參謀長鍾學高和第五團政委林龍發陣亡。<sup>67</sup>

此時共軍鑒於南有中央軍、北有晉軍壓迫，乃決定將晉南之第一軍團與晉北之第十五軍團（含新增援之第二十八軍）逐步向晉中靠攏。<sup>68</sup>閻錫山恐其突越汾河向北進犯，太原勢將不可收拾，遂召陳誠至太原會商。陳誠建議採取

---

<sup>63</sup> 有關進入山西的中央部隊，《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及《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均作八師三旅，惟後者並無鄒洪之第四十三師、孔令恂之第九十七師，而是朱懷冰之第九十四師、唐德俊之第九十五師。本文採前者之說法，除陳誠是主其事者外，當山西剿共結束後，陳誠爲貫徹「功成後即行撤出」的作法，首先離晉者即鄒、孔兩師，稍後的兩廣事變，這兩師還曾南下，以收鎮嚇之效。

<sup>64</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6a。

<sup>65</sup>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05。

<sup>66</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6a。

<sup>67</sup> 《聶榮臻回憶錄》，上冊（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年12月），頁312。

<sup>68</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頁330。

碉堡封鎖戰術，用以圍堵共軍機動、飄忽的游擊戰術。作法是先求鞏固現有防線，並調第一師胡宗南部一旅入晉加強北部兵力，然後再逐次縮小包圍圈，以作聚殲之計。<sup>69</sup>

此後陳誠督率所部趕築碉堡，前後共完成了五百五十餘里碉堡封鎖線。並選派嫻熟築碉官兵一連，指導第二路楊愛源部築碉。4月27日，汾河封鎖線全部完成。陳誠權衡形勢：共軍行動飄忽，中央軍宜以輕裝急速以勝之。如以關麟徵、湯恩伯兩部加入築碉即無出擊部隊，否則築碉兵力又嫌太少，因商請閻錫山電蔣委員長再增調中央軍兩師入晉築碉。抽出關、湯兩部專任前進出擊，俟進至第二封鎖線後，該兩部即為築碉之主力。如此攻守交互運用，兵力得以靈活調度。<sup>70</sup>

4月29日，第三階段作戰計畫開始，一面嚴密封鎖，一面以關、湯有力部隊進剿。遺憾的是率東北軍駐防黃河西岸的張學良早已於1月間即與負責中共情報的李克農在洛川秘密會面，並在4月間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之協議。<sup>71</sup>5月2日，共軍不支，開始渡河西走，5日，關、湯兩部到達黃河東岸時，共軍主力均已渡河，不及西渡者，僅千餘人，旋即被肅清。<sup>72</sup>

## 伍、結 論

陝北共軍假「抗日」之名東犯晉西，中央基於剿共屬全國一致性之工作，一面電囑閻錫山全力防剿，一面示意如有必要願派兵助剿。閻錫山先是不願中央出兵，惜晉軍無力抵抗共軍，迫不得已於3月4日電請中央速派有力部隊入

<sup>69</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6b。

<sup>70</sup> 吳相湘：〈陳辭修先生生平大事紀要〉，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第六部分，頁386。另見吳相湘：〈陳誠遺愛鯤海〉，《民國百人傳》，第2冊，頁193。

<sup>71</sup>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頁106。林博文：〈張學良口述歷史痛貶蔣介石〉，《中國時報》，民國91年6月7日，版3。

<sup>72</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6b-77a。

晉援剿。中央自3月5日起，先後派遣8師3旅（含商震部2師）精銳部隊進入山西。在總指揮陳誠運籌帷幄下，採穩紮穩打的策略，南北夾擊共軍，殆共軍集中後，則採碉堡戰術步步進剿，至5月初，終將來犯共軍擊退。遺憾的是張學良與中共達成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之協議，任憑共軍從容渡河西返，致使陳誠殲滅共軍於晉西之計畫功虧一簣。

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雖未能達成殲滅共軍於晉西之作戰目的，然能以短短一個半月時間，將共軍逐出晉西，使其東進山西建立根據地的野心破滅，不能不說是軍事上成功之處。<sup>73</sup>更值得吾人注意的是其所顯示的歷史意義—中央軍常川駐晉與陳誠重要性日益顯著。

就中央軍常川駐晉之意義來說：民國21年閻錫山再掌山西軍政大權後，有意重施閉關自守政策，卻因日本與中共兩大勢力交相侵逼，不得不與中央合作。但合作的底線則是堅拒中央軍進入山西，以免中央乘機收回山西軍政大權。然而山西當局的如意算盤，卻因共軍東犯而面臨嚴格的考驗，終因晉軍戰鬥力不如共軍，不得不請調中央軍。25年3月，中央軍首度進入山西後，總指揮陳誠以誠意與行動化解山西當局之疑慮，使山西與中央間合作的基礎逐漸建立起來。也因此當共軍竄回陝北後，陳誠有意將中央軍逐一調回原駐防地，反而是閻錫山因綏遠局勢日趨惡化而要求中央軍常川駐晉。同年底的綏遠戰役，即是中央與山西互相合作的最佳範例。就以這一點來說，它對加速國家統一與增進抗戰力量，實有莫大之貢獻。

再就陳誠的重要性日益顯著來說：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可說是無心插柳的結果。蔣委員長的原意，是要陳誠去山西向閻錫山報告剿共經驗，「事畢即返」。卻因陳誠顯赫的剿共資歷及得體的應對進退，深獲閻器重，並進而要求陳誠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事後又再度建請蔣讓陳誠長駐山西，擔任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統籌陝北剿共及晉北國防問題。蔣先允陳誠「暫任邊區之責」，繼則以「辭修在鄂贛任務不能辭脫，在邊區不能常川主

<sup>73</sup> 《石叟叢書—傳記門—剿匪》，頁77b。

持」，<sup>74</sup>「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sup>75</sup>有意將陳誠調回，終則因奉命處理兩廣事變，而暫時離開山西。其中「中正不可一日無辭修」一語，相當傳神的道出陳誠在蔣心目中的重要性日益顯著。或許是這次外放擔當重任不辱使命，開啓了此後陳誠「東西南北，四處飛奔」<sup>76</sup>的忙碌歲月，也因此出任入晉中央軍總指揮對陳誠的軍政生涯來說，的確有其特殊的意義。

總之，中央軍參與山西剿共的意義，不在軍事層面而在政治層面。中央以順水推舟的方式，把勢力引入山西，不能不說是高招，這是中央與地方關係史上十分特殊的一頁，值得加以重視。

## 徵引書目

### (一) 檔案史料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文物圖書一事略稿本〉（民國25年）。

〈籌筆一統一時期〉。

<sup>74</sup> 〈蔣中正電張學良等以閻錫山兼任四省邊區剿匪總司令等人事調派〉（民國25年5月20日），《蔣檔一籌筆》，微捲代號07-0991。

<sup>75</sup> 〈陳誠與蔣總統〉，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第二部分，頁8。

<sup>76</sup> 陳誠語，見《石叟叢書—文電門—文電甲類》，〈函呈委員長蔣痛陳時弊請迅為根本部署以圖挽救危亡〉（民國25年9月30日），頁94b。另余傳韜：〈任賢以救亡相地而擇守(一)〉，《傳記文學》，第75卷第6期（民國88年12月10日），頁44-46，對此電有精闢而發人深省之分析。

《閻錫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要電錄存一晉軍剿共案〉，微捲第87捲。

〈要電錄存一整理晉綏軍政案〉，微捲第96捲。

〈各方往來電文錄存一各方民國25年往來電文〉，微捲第67、68捲。

《石叟叢書》

〈傳記門一剿匪〉

〈傳記門一陳辭修先生言行紀要〉

〈文電門一文電甲類一上蔣委員長函電〉

## (二) 日記、回憶錄

徐永昌，《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民國80年。

楊耀芳，〈閻錫山阻擊紅軍東渡的概況〉，《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楊耀芳，〈閻錫山阻止紅軍東征的經過〉，《圍追堵截紅軍長征親歷記》，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

《聶榮臻回憶錄》，上冊。北京：戰士出版社，1983年12月。

## (三) 專著、論文

方知今，《陳誠大傳》。臺北：金楓出版社，1995年11月。

余傳韜，〈任賢以救亡相地而擇守(一)〉，《傳記文學》，第75卷第6期（民國88年12月10日）。

何定藩主編，《陳誠先生傳》。臺北：反共出版社，民國54年10月。

吳相湘，〈陳誠遺愛鯤海〉，《民國百人傳》，第2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0年1月。

- 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臺北：國史館，民國89年12月。
- 周美華，〈蔣中正與綏遠抗戰〉，《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6期（民國90年8月）。
- 林博文，〈張學良口述歷史痛貶蔣介石〉，《中國時報》，民國91年6月7日。
-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1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7年3月。
- 孫宅巍，《蔣介石的寵將陳誠》。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3卷。臺北，民國67年10月31日。
- 陳存恭，〈西安事變前夕陝北紅軍東侵晉西之役〉，《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第19輯。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民國86年8月。
- 陳存恭，〈閻錫山與晉軍的興衰〉，《中華民國史專題第二屆討論會論文集》。臺北：國史館，民國82年12月。
-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臺北：東大圖書發行，民國84年7月。
- 楊聖清等編著，《閻錫山評傳》。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5月。
- 趙正楷，《徐永昌傳》。臺北：山西文獻社，民國78年2月。
- 簡筌簧，〈百靈廟戰役史料選錄〉，《國史館館刊》，復刊第6期（民國78年6月）。
- 聶榮臻傳編寫組，《聶榮臻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12月。
- 《剿匪戰史》，第11冊。臺北：國防部史政局，民國51年9月。